



大卫《诗篇》和南唐后主词精神性之比较

金悠¹

【摘要】以色列王大卫的《诗篇》和南唐后主李煜的词作都是世界历史文化的瑰宝。大卫和李煜都是国王兼诗人，他们的诗作因记录其逃难或流亡期间的苦难和精神寄托而具有深远的精神内涵，但其精神性截然不同。《诗篇》植根于大卫对上帝的信仰：大卫将流亡之苦归因于自身罪孽，视苦难为上帝的管教，诗歌既饱含罪带来的痛苦，也彰显认罪悔改后得上帝救赎的解脱，核心是对神的信靠与对救赎的盼望。后主词则植根于对佛教的认同：李煜以世事无常感叹人生境遇，通过今昔对比凸显“苦谛”，以人生如梦诠释“空观”，核心是对虚幻世事的超越与自我修行的自渡。本研究通过二者精神性的比较，揭示基督教“神主动救赎”与佛教“人自我修行”两种信仰体系对文学创作的差异化影响。

【关键词】大卫；李煜；《诗篇》；后主词；精神性

1 金悠，湖南师范大学，研究兴趣：比较文学、英美文学。邮箱：grace_991991@qq.com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Spirituality in King David's *Psalms* and the Ci-Poems of Li Yu, the Last Ruler of the Southern Tang Dynasty

Jin You¹

【 Abstract 】 King David of Israel's *Psalms* and Li Yu (the Last Ruler of the Southern Tang Dynasty)'s ci-poems stand as treasures of world historical culture. Both figures, embodying the dual identity of “monarch-poet,” witnessed profound suffering amid exile or flight—experiences they immortalized in their works, infusing the texts with profound spiritual connotations. Yet, the essence of their spirituality diverges fundamentally. Rooted in David's unwavering faith in God, *Psalms* frames his exile-induced anguish as a consequence of his own transgressions, perceiving hardship as divine discipline. The collection resonates with the agony of guilt, while simultaneously radiating the redemptive relief of being forgiven by God upon confession and repentance; its core lies in absolute faith in the Divine and earnest hope for salvation. In contrast, Li Yu's ci-poems are rooted in his adherence to Buddhism. Li Yu laments his fate through meditations on the impermanence of worldly affairs: he underscores the Buddhist “Suffering” (dukkha) by juxtaposing past prosperity with present despair, and interprets the “Emptiness” (śūnyatā) through the metaphor of “life as a fleeting dream.” The spiritual core of his verses lies in transcending the illusory nature of mundane existence and achieving self-deliverance through personal spiritual cultivation. By comparing the spirituality of these two bodies of work, this study reveals the differential influences of two belief systems—Christianity's emphasis on “God-initiated redemption” and Buddhism's focus on “self-cultivation for liberation”—on the creation of literature.

【 Keywords 】 David; Li Yu; *Psalms*; Li Yu's ci-poems; spirituality

1 Jin You,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Research interests: Comparative Literature,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Email:grace_991991@qq.com

引言

虽然以色列王大卫和南唐后主李煜所处的时空相距甚远，但是他们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们皆有幸登上过国王宝座，却饱受丧子和政权变故之苦，最终又在宗教和诗词中找到精神寄托。大卫王年轻时遭到以色列王扫罗的嫉妒，只得四处逃亡躲避扫罗的追杀。大卫在位期间，其子押沙龙叛乱，大卫再一次陷入逃亡的困境中。在两次逃亡期间，大卫写下了许多忏悔和寻求上帝帮助的诗。公元 975 年南唐灭亡，随后李煜被迫离开金陵，开始他的流亡生活。国破家亡的境遇使李煜从“别殿遥闻箫鼓奏”（许渊冲，2006，p. 28）的笙歌中幡然醒悟，开始更深入地思考宗教和人生哲理，李煜别样的人生经历赋予了其诗词更加深远的精神性内涵。

学界对《诗篇》的研究多聚焦于宗教、文学与翻译领域，现有《诗篇》研究较少与非西方宗教文学进行跨文化对比。在文学研究领域，贾斯珀（Jasper）的研究《英国文学中的第二十三篇诗篇》（“The Twenty-Third Psalm in English Literature”）聚焦于《诗篇》第 23 篇在文学中的影响，指出其魅力在于语言诗意模糊、能包容多元解读，成为连接宗教与文学的文化经典（Jasper，1998）。而国内学界对李煜词的研究多局限于中国古典文学范畴，缺乏与西方宗教诗歌的对话。《诗篇》和南唐后主词具有相似的流亡主题和宗教色彩，本研究通过比较诗人面对困境的态度和诗歌所展现的内容，尝试探究他们诗歌中精神性的异同，深入了解不同宗教对诗歌创作产生的影响。

一、君王与宗教

以色列王大卫和李后主的一生都与宗教有着深厚的渊源，大卫笃信上帝，李煜诚心礼佛，因此他们的作品蒙上了一层超脱凡尘的神性。大卫的《诗篇》被收入圣经，被奉为基督教的经典书卷，大卫个人也被视为基督的预表。大卫在位期间顺从上帝的旨意，以色列国在他的统治下繁荣昌盛，百姓认为大卫就像是以色列人寻找的弥赛亚形象。而在《人间词话》中，王国维评价李煜的词“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王国维，2002，p. 182），他认为南唐后主李煜从看尽世间繁华的九五之尊沦为“沈腰潘鬓消磨”（许渊冲，2006，p. 28）的阶下囚后经历了巨大的痛苦，李煜的后期作品展现出他试图以一己之躯承担起亡国后天下苍生的痛苦，颇有释加牟尼和基督的意味。

大卫家族对耶和华的信仰可以追溯到挪亚。据《圣经》记载，挪亚是他所处时代下耶和华中唯一的义人，只有挪亚一家在上帝愤怒的洪水中得以存活。亚伯拉罕是挪亚之子



闪的后代，神对亚伯拉罕说：“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仇敌的城门”（圣经，2005，创 22：17）。上帝的应许彰显在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身上，他多次在战争中奇迹般地打败敌人。后来他成为耶和华的受膏者，从受膏那日起“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圣经，2005，撒下 16：13），并且告诉大卫“你必牧养我的以色列，做以色列的君”（圣经，2005，撒下 5：2）。因此，大卫认为君权来自神授，他曾写道：“你救我脱离百姓的争竞，立我作列国的元首，我素不认识的民必侍奉我”（圣经，2005，诗篇 18：43）。大卫深信“战争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圣经，2005，撒下 17：47），在他的诗中，他常直抒胸臆表达对神的赞美和感激之情，称耶和华为他的牧者，他的高台。在政治上和信仰上经历各种惊涛骇浪的时候，大卫的诗中都体现着信靠耶和华给他带来的平安喜乐，他相信“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圣经，2005，诗篇 23：6）。

南唐中主李璟笃信佛教，李煜自幼浸润在浓厚的佛教氛围中，加之他天性淡泊慈悲，故而与佛教思想高度契合。虽贵为皇子，李煜却无心参与尔虞我诈的政治斗争，他曾号“钟山隐士”、“钟锋隐者”、“白莲居士”、“莲峰居士”以表达自己与世无争、不觊觎皇权的决心。李煜的哥哥李弘冀在叔侄争储的过程中害死了其叔父景遂，李弘冀由于饱受良心折磨不久也病逝。这场变故打乱了李煜“万顷波中得自由”（许渊冲，2006，p. 2）的隐逸人生，使他意外登基。他在位期间大力支持佛教，他大建佛寺、厚待僧侣。据南唐书记载，李煜“亲削僧徒厕简，试之以颊，少有芒束则再加修治”（马令，1935，p. 168）。李煜对僧人极为尊敬，甚至亲自为他们制作如厕用具，并且削完以后在自己的脸颊上试用。这足以看出后主对佛教的虔诚。面对宫中权力斗争的漩涡和北宋的猛烈进攻，佛教和笙歌宴乐是李煜饱经折磨的心灵最后的一片净土。亡国以后，尝尽人间苦楚的李煜更加深切的体会到了佛家所说的“苦谛”和“四大皆空”。在《乌夜啼》中，李煜感叹“世事漫随流水，算来一梦浮生”（许渊冲，2006，p. 60）。

二、《诗篇》之精神性解读

“《诗篇》大都是祈祷之歌，是人类遇到疾病、苦难、诽谤、战争和其他危机时向上帝呼求的祈祷”（Ross，2011，p. 111），大卫的《诗篇》记录了大卫起起伏伏的一生中对上帝的祷告，其中有呼求，也有赞美。自大卫在以色列与非利士人的战争中杀死哥利亚并立下赫赫战功后，嫉妒的火开始在以色列王扫罗心中燃起，于是他对大卫起了杀心，以巩



固自己的统治。扫罗给大卫设了一场“鸿门宴”，但是扫罗的儿子约拿单向大卫通风报信，大卫为躲避扫罗王的追杀便逃亡到旷野的山地中。大卫不仅没有因为这段流亡经历而对上帝失去信心，反而更加感谢耶和华在危难之时对他的庇护，他在《诗篇》中表达出对上帝救他脱离仇敌之手的感恩：

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我爱你！

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

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

他是我的盾牌，

是拯救我的角，是我的高台。

我要求告当赞美的耶和华；

这样我必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圣经，2005，诗篇 18：1-3）

大卫认为上帝是公义的、惩恶扬善的神，他相信，信靠耶和华的义人会“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作的尽都顺利”（圣经，2005，诗篇 1：3），而恶人的道路却是通向灭亡的。按照《圣经》的标准，此时大卫是一个上帝眼中的义人，而扫罗则是犯了嫉妒、杀人两条诫命的恶人。箴言中提到“嫉妒是骨中的朽烂”（圣经，2005，箴言 14：35），《圣经》中该隐杀死亚伯，约瑟的哥哥们将他卖到埃及，这些罪恶皆因嫉妒而起。此外，上帝看中人的内心超过其行为，基督教认为恨弟兄就等于杀人，虽然大卫逃过了扫罗的追杀，但是扫罗仍然犯了杀人的罪。在《创世纪》中，上帝便许诺亚伯拉罕说：“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圣经，2005，创 15：1）。在扫罗的逼迫中，大卫深知耶和华会像保护他的先祖亚伯拉罕一样眷顾他，做他的盾牌和磐石。他所经历的一切，只是上帝对他的磨练，让他在痛苦患难中经历神，随后上帝会将他救出仇敌之手，而恶人则会受到惩罚。

大卫在位期间，他的生活逐渐变得堕落。他与赫人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同房致其怀孕，担心事情败露又设计害死拔示巴的丈夫。不久后大卫的女儿他玛被其同父异母的哥哥暗嫩玷污，随后他玛的哥哥押沙龙发动叛乱来为妹报仇，大卫被迫逃离耶路撒冷，开始他的第二次流亡生活。流亡期间，他在《诗篇》中表达了对自己罪孽过犯的忏悔之情：

因你的恼怒，我的肉无一完全。

因我的罪过，我的骨头也不安宁。

我的罪孽高过我的头，

如同重担叫我担当不起。（圣经，2005，诗篇 38：3-4）



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

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

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尽，

并洁除我的罪！（圣经，2005，诗篇 51：1-2）

基督教认为人类犯罪以后就会受到神的管教和惩罚，比如人类始祖亚当夏娃偷吃禁果的代价就是被赶出伊甸园，在人间受生育和种地的劳苦。休斯顿·史密斯（Huston Smith）在《世界宗教》（*The World's Religions: Our Great Wisdom Traditions*）中提到，“（以色列）先知们认为困境是上帝施行公义的方式”（Smith, 1991, p. 294）。所以押沙龙发动叛变后，大卫在《诗篇》中写道，自己的骨头不得安宁是因为耶和华的愤怒和他自己的罪过，他将自己所经受的背叛和流亡之苦看作是神对他与拔示巴奸情的惩罚。理查·塔纳斯认为，“人类最初的错误，带来了关于善于恶的隐秘知识，自由的道德风险，对异化和死亡的体验……不过，正是由于令人痛苦地敏锐意识到这一过错，人类此时可以体验到上帝的宽恕与上帝对人类迷惘的灵魂的接受所带来的无限快乐”（塔纳斯，2007，p. 142）。大卫在《诗篇》中向神呼求，恳求上帝赦免他的过犯。大卫相信上帝虽厌恶罪恶，却也会赦免认罪悔改的人。当他在神面前真诚悔改后，仍在流亡的大卫内心重新得到平安，他再次作了一首感恩的诗：

但你—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

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来的。

我用我的声音求告耶和华，

他就从他的圣山上应允我。

我躺下睡觉，我醒着，

耶和华都保佑我。（圣经，2005，诗篇 3：3-5）

从《诗篇》可以看出，大卫在痛苦中是有盼望和依靠的。大卫相信，即使是在死荫的幽谷，上帝都会与他同在。大卫在苦难中向耶和华祷告求救，上帝就应允他，人神之间有着直接的互动。上帝是大卫的荣耀和盾牌，在上帝的保护下，逃亡中的大卫也可以安然入睡，他认为神已经应允自己，会从困境中拯救他。身为以色列的国君，身陷困境的大卫不仅呼求上帝拯救自己，同时也心系百姓，他祈求道：

但愿以色列的救恩从锡安而出，

耶和华救回他被掳的子民。

那时，雅各要快乐，以色列要欢喜。（圣经，2005，诗篇 14：7）



大卫相信，上帝不仅会拯救苦难中的他，也会拯救饱受政权动荡之苦的百姓。大卫的《诗篇》展现出身为君王的大卫对锡安圣地和以色列民族的爱与牵挂。

三、后主词之精神性解读

南唐后主李煜虽一直崇佛，但其登基初期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故其词作多描写宫廷宴乐和男女情爱。好景不长，随着北宋敌人步步紧逼，沉迷“笙歌醉梦间”（许渊冲，2006，p. 6）的李煜不得不面对南唐政权岌岌可危的现实。在此情境下，李煜作下《开元乐》：

心事数茎白发，
生涯一片青山。
空山有雪相待，
野路无人自还。（许渊冲，2006，p. 78）

据佛经记载，雪山是释迦牟尼出家后的修行之地。李后主因国难当头而忧心忡忡，正值壮年却生出白发，于是看着白雪皑皑的青山，萌生出像释迦牟尼一样遁入空门的念头。此外，“空”是“佛教哲学的根本概念和核心范畴，也是佛教义理的最高范畴”（方立天，2003，p. 55），诗人对“空山”的向往其实是对佛家四大皆空的神驰。随后李煜的爱子和爱妻相继离世，悲伤中的李煜写下“空王应念我，穷子正迷家”（彭定求，1999，p. 77）、“前缘竟何似，谁与问空王”。（彭定求，1999，p. 78）这两句诗中提到的“空王”是佛祖释迦牟尼的尊称，迷途中的李煜像穷子一样需要空王的指引。

国破家亡后，“李煜文学作品中所表现的佛教‘空观’，还体现为运用今昔对比、盛衰落差等手法，来突出世事的易变性、短暂性和无常性。”（王秀林，2000，p. 64）曾经李煜居住的皇宫“凤阁龙楼连霄汉，玉露琼枝作烟萝”（许渊冲，2006，p. 44），他的御花园浓荫蔽日，宫殿宛如蓬莱仙境，而如今的李煜的住处“秋风庭院藓侵台”（许渊冲，2006，p. 56）、“罗衾不耐五更寒”（许渊冲，2006，p. 52）。这种盛衰落差让李煜明白以前奢华的生活不过是转瞬的虚空而已。在异国他乡沦为阶下囚的李煜，不仅背负着亡国和背井离乡的凄苦，还要受到北宋赵氏兄弟的欺辱，面对巨大的生活落差，李煜写下《望江南》：

闲梦远，
南国正芳春。



船上管弦江面绿，
满城飞絮滚轻尘。
忙杀看花人。

闲梦远，
南国正清秋。
千里江山寒色远，
芦花深处泊孤舟。

笛在月明楼。（许渊冲，2006，p. 62）

这首词的前半部分描写故国的春日，秦淮河上船来船往，船上传来的管弦之声不绝于耳，金陵的人们忙着观赏春日满城盛开的花。尽管李煜在词中并没有直接提及自己对黎民百姓的担忧，但他通过描写故国春日众人忙着赏花的场景，表达出身为君王的他国泰民安的向往之情。词的下半部分与这副繁华的江南美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南国清冷寂静的秋天，三千里地山河都被秋天的寒色笼罩着，芦花深处漂泊着一叶孤舟，从月光下的小楼中传来凄冷的笛声。《大藏经》中写道，“佛真法身，犹如虚空。应物现形，如水中月”（1998，p. 214），佛教中“水月”意象指“虚幻不定、难以把握之物……喻佛法真空本性”（张铁男，2019，p. 56）。李煜的后期作品多次提到水月这一意象，意在表达世事短暂又无常，美好的生活就像一轮明月一样稍纵即逝。在今昔对比的落差和空虚中，李煜只得寄情于梦：

多少恨？
昨夜梦魂中。
还似旧时游上苑，
车如流水马如龙。

花月正春风。（许渊冲，2006，p. 46）

在梦中，李煜好像又回到了过去的生活，他不是阶下囚，而是在上苑赏春的君主，看着如流水一般川流不息的车和如同长龙一般的马队，一片热闹祥和。梦醒后的李煜发出“故国梦重归，觉来双泪垂……往事已成空，还如一梦中”（许渊冲，2006，p. 48）的感叹，梦和现实的巨大差距让李煜痛苦不堪，觉得一切都“如梦懒思量”（许渊冲，2006，p. 38）。“如梦”是大乘佛教十喻之一，比喻人生的虚幻不实。据《维摩经·方便品》记载：“是身如梦，为虚妄见”（僧肇，1990，p. 32），李煜在作品中表达出对佛教人生如

梦的虚幻不实的赞同。对比美好又虚幻的梦境，现实显得更残酷，李煜深切体会到了佛教中的“苦谛”。

“‘苦谛’是佛教的第一条圣谛……佛陀清楚地看透人生的本质是空虚而无依靠”（Smith, 1991, p. 99）。佛教将世间的痛苦分别为二苦、四苦、八苦等苦楚。“二苦”指外苦和内苦，它们分别是客观的痛苦和主观感受的苦。“四苦”指的是人间生苦、老苦、病苦、死苦。对每一种苦都深有体会的李后主，在词作中虽然没有直接提到“苦”，但是他后期词中的“泪”、“愁”、“恨”无不透露出他心中的苦。在《梦江南》的下半段，李煜从“车如流水马如龙”（许渊冲，2006，p. 46）的梦中醒来，面对惨痛的现实，李后主不禁泪流满面：

多少泪，
断脸复横颐。
心事莫将和泪说，
风笙休向泪时吹。
肠断更无疑。（许渊冲，2006，p. 46）

梦醒后，李后主的眼泪几乎要把脸划断。泪流满面地吹着笙，如此般人间疾苦让李煜感到肝肠寸断。在《虞美人》中，李煜哀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许渊冲，2006，p. 50）。李煜的忧愁就像一江春水一样延绵不绝，他不由得感叹“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许渊冲，2006，p. 54）。此时李煜悟到正如佛经所说，苦和恨是人生中的自然规律，只要活在尘世，苦难就在所难免。佛教认为“神像太阳和月亮一样实实在在地存在，但是神不会帮助人类从苦难中获得自由。人类在宇宙中是独立的，唯有自渡才能脱离苦海。”（Smith & Novak, 2003, p. 67）在愁苦中李后主选择寄情于梦，以得片刻欢愉。梦醒后则寄梦诗词和宗教，来渡人生中的苦和劫。

四、大卫《诗篇》和南唐后主词精神性之比较

面对人生中的巨大变故，从看尽人间繁华的帝王沦落到四处流亡的境地，大卫和李煜的肉体和精神都承受了巨大的痛苦。大卫和李煜分别写道：

我被压伤，身体疲倦。
因心里不安，我就唉哼。（圣经，2005，诗篇 38：8）
我心跳动，我力衰微，



连我眼中的光也没有了。（圣经，2005，诗篇 38：10）

一旦归为臣掳，
沈腰潘鬓消磨。
最是仓皇辞庙日，
教坊犹奏别离歌，
垂泪对宫娥。（许渊冲，2006，p. 44）

对于信仰上帝的大卫和崇佛的李煜来说，国破家亡都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打击。大卫身体疲倦、力气衰微，他不仅受到儿子押沙龙的背叛，甚至觉得上帝也离弃了他。被掳前辞别宗庙社稷的李煜悲伤不已，在宫女面前涕泗横流。成为臣掳后，李煜更是憔悴消瘦，两鬓如霜。大卫和李煜的诗作中都直接或者间接体现出他们在政权发生变故后，对自身、家国、百姓的牵挂与担忧。

由此可见，无论信仰什么宗教，人类在巨大的变故面前都难免悲伤痛苦。基督教承认人生有苦难，大卫的祖先雅各曾说“我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圣经，2005，创 47：9），这句话揭示了人生苦短的本质。但是基督教认为人痛苦的来源是罪。《圣经》中第一次提到苦，便是在人类犯罪以后，上帝对夏娃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孕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圣经，2005，创 3：16），又对亚当说：“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圣经，2005，创 3：17）。正因如此，从他们的诗作中可以看出，受苦后的大卫马上想到罪，而苦难中的李煜则更侧重个体自身对愁和苦的感受：

我的罪孽高过我的头，
如同重担叫我担当不起。（圣经，2005，诗篇 38：4）
我要承认我的罪孽。
我要因我的罪忧愁。（圣经，2005，诗篇 38：18）

雕栏玉砌应犹在，
只是朱颜改。
问君能有几多愁？
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许渊冲，2006，p. 50）

宗教之目的是为化解世界上的罪和苦。基督教认为通过认罪悔改，恳求上帝的救赎，就可以脱离罪的捆绑。大卫在《诗篇》中多次恳求上帝救他脱离敌人之手，他相信即使他



走过死荫的幽谷，只要上帝与他同在他就不惧怕，因为上帝会带他到乐园。痛苦中的大卫，仍然在诗歌中展现出耶和华带给他的平安，他写道：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我必不至缺乏。
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
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
他使我的灵魂苏醒，
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圣经，2005，诗篇 23：1-4）

与上帝的赦免和救恩不同，“佛陀宣扬的是一种没有超自然的宗教……佛教认为所有对超自然事物的诉求和依赖，无异于寻找捷径”（Smith，1991，p. 97）。佛教认为消解痛苦的方法是五蕴皆空。因为世事变化无常，无常的变化导致众生皆苦，所以佛教强调体空的观念，认为事物的本质就是空。转瞬间，李后主的居所就从金碧辉煌的“凤阁龙楼”变化成“烛残漏断”的陋室，让他“起坐不能平”（许渊冲，2006，p. 60）。“想得玉楼瑶殿影，空照秦淮”（许渊冲，2006，p. 56），这种反差让李煜更觉得世界和人生都如梦一般短暂而虚幻，到头来都是一场空。他在《子夜歌》中发出一声叹息：

人生愁恨何能免，
销魂独我情何限！
……
往事已成空，
还如一梦中。（许渊冲，2006，p. 48）

通过比较《诗篇》和后主词可以看出，处于不同宗教信仰和文化背景的大卫王和李后主对待痛苦的态度是有所不同的。尽管基督教和佛教都认为人生中的苦是在所难免的，但是基督教认为罪是因，苦是果。《诗篇》中大卫写到，“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圣经，2005，诗篇 23：1），体现人对上帝的依赖与顺服，而李煜词中“空王应念我”（彭定求，1999，p. 77）展现出人对佛陀求助却无直接互动，这展现出基督教“神主动救赎”与佛教“人自我修行”的本质差异。大卫相信上帝可以解救罪中受苦的人，所以他认为自己在痛苦中有平安。佛教认为，苦是因，空是果，世间万物都是虚幻不实的，只有五蕴皆空，才可渡一切苦难。流亡中的李煜在词作中表达出一切皆空的观念，因为只有这样才无得失、无净垢。看破无常的世事，方可得以自渡。



五、结语

大卫《诗篇》与南唐后主词的精神性差异，本质是基督教上帝救赎与佛教自渡两种信仰体系在文学中的具象化呈现。从苦难归因来看，《诗篇》中大卫将流亡之苦归因于他与拔示巴所犯之罪，苦难是上帝的管教；李煜认为“世事漫随流水”（许渊冲，2006，p. 60），他将国破家亡之苦归因于世事无常。从消解苦难的角度来看，大卫通过向神忏悔祷告，恳求上帝将他的罪孽洗除来获得救赎，其精神性核心是对上帝的信靠；李煜通过“往事已成空，还如一梦中”（许渊冲，2006，p. 48）来消解痛苦，其精神性核心是对虚幻世事的超越。

大卫《诗篇》与南唐后主词的精神性的共性在于，大卫和李煜均以君王视角书写流亡之苦，具有相似的流亡主题。大卫和李煜的诗作中都直接或者间接体现出他们在政权发生变故后，对自身、家国、百姓的牵挂与担忧，他们的作品展现了君王诗人独特的精神格局。

大卫王和南唐后主相似的人生经历和思想深度赋予了他们诗作极高的精神内涵，大卫《诗篇》植根于西方宗教对上帝的信靠和对救赎的盼望，后主词则植根于佛家的苦谛和空观，让我们看到不同文化差异下人们面对人生磨难时各异的态度。本研究通过跨宗教、跨文化的文本对比，为宗教文学比较提供了微观案例。比较大卫和李煜诗作精神性的异同，有利于读者更好的理解他们诗歌蕴含的人生态度和宗教价值，同时更深入的理解宗教与文学的关系。

【参考文献】

- (1988.) 大正新修大藏经 [Taisho Shinshu Daizokyo]. 东京大藏出版株式会社 [Tokyo Daizo Publishing Co., Ltd].
- 方立天. (2003.) 佛教“空”义解析 [Sunya: An Interpretation of a Buddhist Concept].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Journal of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4 (06), 55-60.
- 马令. 撰. (1935.) 南唐书卷二十六 [Nantang shu. 26], 浮屠传, 丛书集成初编 [“Biographies of Buddhist Monks”, First Series of the Collectanea]. 商务印刷馆 [Commercial Press].
- 彭定求等, 编. (1999.) 全唐诗: 增补本卷八 [Complete Tang Poems (supplemented ed.), vol. 8]. 中华书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
- 僧肇. (1990.) 维摩诘所说经 [The Vimalakirti Nirdeśa Sutra]. 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 (2005.) 圣经 [*The Bible*]. 爱德华印刷有限公司 [Edward Printing Co., Ltd].
- 塔纳斯, 理查. (2007.) 西方思想史 [*The Passion of the Western Mind: Understanding the Ideas That Have Shaped Our World View*]. 吴象婴、晏可佳、张广勇, 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 王国维. (2002.) 人间词话手稿全本 [*The Complete Manuscript of Renjian Cihua*]. 内蒙古出版社 [Inner Mongolia Publishing House].
- 王秀林. (2000.) 试论李煜诗词中的佛教文化意蕴 [*On the Buddhist Cultural Meaning of Li Yu's Poetry*]. 湖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Hubei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4 (03), 63-67.
- 许渊冲. (2006.) 李煜词选 [*Selected Ci-Poems of Li Yu*]. 河北人民出版社 [Hebe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 张爱林, 王文新. (2009.) 基督教的罪与佛教的苦学术研讨会综述 [*Summary of the Academic Seminar on "Sin in Christianity and Suffering in Buddhism"*]. 世界宗教研究 [*Studies in World Religions*]. 4 (02), 149-150.
- 张轶男. (2019.) 从“圆灵水镜”到禅佛水月——中国水月意象溯源、嬗变与禅化考论 [*From "Round Water Mirror" to Buddha Water Moon*]. 江汉论坛 [*Jiangnan Tribune*]. 4 (12), 56.
- Jasper, David. (1998.) The Twenty-Third Psalm in English Literature. *Religion & Literature*, 30 (3), 1-11.
- Ross, Allen P. (2011.) *A Commentary on the Psalms: Volume 1*. Kregel Publications.
- Smith, Huston. (1991.) *The World's Religions: Our Great Wisdom Traditions*. Harper San Francisco.
- Smith, Huston and Philip Novak. (2003.) *Buddhism: A Concise Introduction*.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Inc.

(责编: 刘四平)